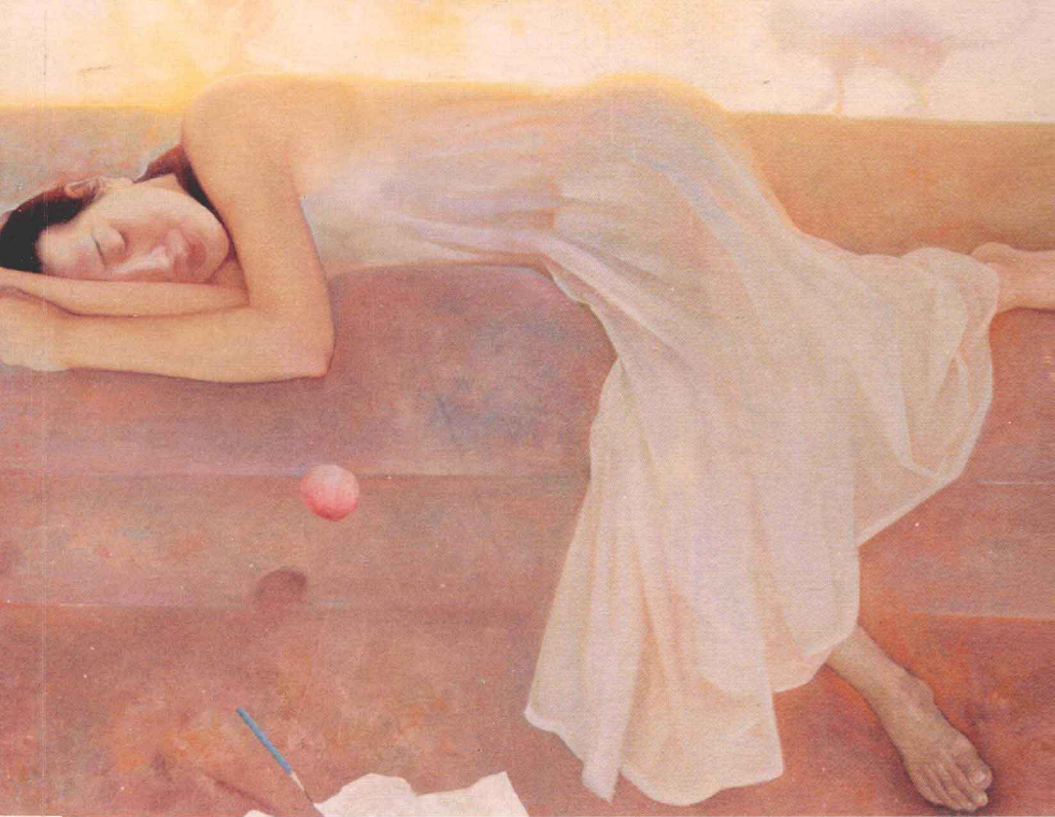




依偎

Snuggling

丁捷作品

丁捷作品

Snuggling

依偎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依偎 / 丁捷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4.1
ISBN 978-7-5399-6765-3

I. ①依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61347号

书 名 依 偎

著 者 丁 捷

责 任 编 辑 赵 阳 刘 佳

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6.25

字 数 150千字

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6765-3

定 价 28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





依偎

莫言題



假如没有 2012

你我也许不会真爱

(一)

在北国冰天雪地的背景上，安芬呵呵呵地傻笑着。那会儿她一直在用探寻的、热烈的目光勾我。请不要误会，我说勾，目光勾我的勾，并不意指勾引，我只是觉得目光是有形状的。代表我们不同心思的目光都是有不同形状的吧。这个应该好理解。它像我们大学时候所上的色彩课，严谨的老师会把色彩讲得很科学，浪漫的老师会把色彩讲得很艺术。很科学地用色彩画画儿，一定会把太阳画成红色，或者黄色，金色。浪漫地画就不是那回事了，太阳可以是黑色的，可以是蓝色的，因为太阳是画家的心，随情变幻啊。还可以像莫奈那样，把太阳画成一盘彩色沙，或者梵高的太阳，是一堆盘旋的线条，每一根线条都有一道生命，太阳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生命啊。我觉得人心再复杂，再怎么玄乎，都是可以用色彩来模拟的，最多加上色彩的形状和动态吧，一张绘画，完全可以把心描绘得透彻。安芬这个时候的目光，如果我来用画笔表现，那应该是一种藤蔓状的色



彩，哀怨的柔软，快乐的迷离，也很有一种力量；它向外生长，扩散出许多小手，抓住你，抓住你的目光，抓住你的注意力，甚至抓住你的心思。除非你的目光不与她相遇，相遇了就不要企图逃脱。我没有逃脱，也许心里暗自渴望，这也许是我意外的旅途中，一份意外的体验机会。

圣诞日的下午，我们坐在三楼简陋的平台上，喝着一种叫做藤香茶的茶。安芬说，这专属于亚布力思地产的藤香茶，里面是有许多故事的。喝这种茶，会使人产生美好的迷幻，抑或糟糕的迷幻，与其说它是一种茶，不如说它是一种毒品，有毒的饮品。

“你，南方人啊，你一定不相信，这个很玄。”安芬做了一个撇嘴的表情，用调羹把暗红色，甚至有些随着午后日光的倾斜变成紫色的茶水，搅了两搅，用她的鼻尖去嗅其中的滋味。“反正，我是相信的，每年我喝这种茶，每年都会体验到奇遇。你看，今天碰到你，也许就是一场奇遇。每年许多游客，来到亚布力思，不一定是冲着这里原始的、几乎与世隔绝的自然风光，以及博大天然的滑雪场地，但我们一定是冲着一壶藤香茶来的。这么说吧，人们渴望平庸的生活，有一天会在外力的作用下，那种外力也不是刻意的外力，更不一定强大到什么星球相撞，江海翻腾啊，只一点外力，漫不经心的外力，就使我们的生命出现奇迹。哈哈，一杯茶就是这样的。人们堕落、吸毒也就是为了寻找生命的奇迹，想象中的奇迹吧，很虚幻。”

她这样炫耀藤香茶，似乎在为我们的相遇相识，找到很好的注解。至少到现在，我和她能坐到一起，看起来还真是有些戏剧性。我一大早从几十公里以外的县城，转车过来。我来到

亚布力思度假村简陋的总台前，正准备办理住宿手续，可是，我发现我的行李怎么就不在了。什么时候不在的？忘记在出租车上，还是丢在了机场出口通道边的厕所盥洗台上，抑或根本就没有从飞机上拿下来，甚至根本就没有带上飞机，彻底忘在家里？我仔细回想了好一会儿，有一千种疑问在我脑海中翻腾，就是没有理出行李的真正线索。我很懊悔，从县城打到一辆出租车，似乎就是一路睡过来的。天那时候几乎没有亮，出租车开着大灯，小心翼翼地在山区攀行着。我在睡觉，把行李的事，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吧。丢就丢了吧，丢了也就是几件破衣服，一些画画儿的颜料和笔什么的，最值钱的大概也就是一个锋利牌的剃须刀吧，那是我一张80×100的油画的价钱换来的。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，不过是一张破作品的价值啊。可是，行李不见了，会议报到证，装身份证的钱包，这一切也就没有了。只剩下我人一条，站在总台前，对着陌生的总台小姐，急切地解释。

“先生，您所说的会议，也许前一阵是在我们这里召开过，可是，最近真的没有您说的会议。”陌生小姐无奈地告诉我。我把那个会议的名称详细地告诉她。她和善地笑着回答我，没有，真的没有这个会，也许您记错了名称，也许记错了宾馆吧。

亚布力思，噢，亚布力？不是，亚布力，亚布力是北方的另一个地方吧？我要的就是亚布力思，一个四个字的看起来如同山寨了亚布力的地名啊，当时对这会议通知，我就是这样想的。我当时嘿嘿地笑了，地球上许多名字，就是这样的。

“没错，亚布力思。就是这里。”我说，“会议就是一个笔会嘛，尊敬的某某某，你好，我们荣幸地通知你，你的画作《遥远的马力，以及夏日》经专家评委认真评选，获得本次大赛二等奖。请于某年某月某日如何如何，什么什么的，就是这样的笔会。”

总台小姐笑了。她并不在认真听我的话。总台上并不忙碌。她的手



指一直没有离开柜台里电脑的鼠标。我想她沉浸到传奇或者魔兽或者微博里去了。我有些生气，站在那里独自生气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安芬走向我。她从门外进来，走到我后面，好奇地望着我。在我的目光与她相汇的一刹那间，我们都有些异样感——应该说，我有些异样感。当然我没法说这种异样感是什么，来自哪里。我冲着她笑了一下，她有过的短暂的迟疑，然后脸上也露出了笑。在我看来，有些神秘莫测的微笑。她一定完全听懂了怎么回事，于是直接就走过来说：“噢，孩子，你拿我的身份证先登记吧，费用我也先给你垫着。其他的，住下来有时间慢慢查找。”

尽管那一声老气横秋的“孩子”称呼，让我觉得真逗，但我还是说了很多感激的话。她始终微笑着，帮我办妥了一切。我真的如她称谓的那样，变得很安静，很乖，就是一个听话的孩子。我能怎么样呢，一个连自己身份都无法证明的陌生客，在亚布力思度假村陷入了茫然无助。安芬不及时出现，我在这一刻也就变成一条流浪狗了。从安芬走向我的第一秒钟开始，我就注定要自然而然地、乖乖地跟着，仿佛她是我的主人，而我从一条流浪狗，变成了一条幸运的宠物，至少是一个找到了临时寄寓的宠物罢。

一个奇遇是不是就应该有这样的开端呢？

入住了安芬帮我安排的小单间，又跟着她到副楼的底层餐厅吃了午饭。我有些困倦，想回到房间休息。可安芬兴致正高，把我“押到”顶楼露天的茶座。“你现在是我的奴隶！”她对我的帮助，尽管我不得不接受了的心情，唐突，不安，也有点欣喜。但她倒是眉飞色舞，恰如成就了一份可以惊喜的收获，“没

有我，你哪里也去不了，在找到行李之前，最好跟着我混，老老实实听从我的安排噢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万恶，不会虐待你哦。你不要当我是奴隶主，也不要当我是政府，可以把我当作姐姐啊，说不定你就有一个丢失的姐姐，在你很小很小，形成记忆能力之前，有一天你姐姐从家里出走了，你的父母呼天抢地地寻找，最终没有找到，二十年后，上天安排她跟她的弟弟奇遇，就是今天的你和我，哈哈。”

我们俩为这个假设笑得前仰后合。我说，你真会奇思妙想，真有你这个姐姐，多好啊，吃你心安理得。

“一切皆有可能。”她说了一句那种滥街的广告词，并一本正经地说，“我就有一个丢失的妹妹。”

安芬主动，热情，话语里充满小机智，甚至有一点精于世故的油滑，看起来与调皮难以区分的油滑，但这让我喜欢，在我看来，任何陌生感遇到她，在短时间里必定荡然无存。

“我请你喝一杯特产茶。”她打了一个响指，茶座的服务生一定跟他很熟，笑眯眯地过来。“一壶藤香茶，两个杯子。”她说。

“疼、香、茶？”我对这个名字不解，“喝了会心疼还是胃疼啊？”

她哈哈地笑，说：“藤，藤蔓的藤，香，香水的香。不过，它的产地倒是乡下的乡，所以藤香茶，藤乡的茶，你喝喝看，想哪儿疼，都行啊。”

茶上来了。

“我们先要焖茶，这当儿给你讲一个笑话。”安芬提议。

“当然好，”我说，“有笑话当茶点，好好好。”

“从前有两只海龟在沙滩上相遇，一见钟情。他们在一起窃窃私语，亲密地拥吻，并相约第二年到这里再幽会。第二年的这一天，公海龟早早地来到时，看见母海龟已经躺在那里等他。公海龟非常激动，走上前说，早啊宝贝。母海龟却气愤地骂道：早你妈个头啊，只顾着自己爽，也不



把本小姐翻过来，害得我在这里躺了一年，肚皮都快晒爆了！”

安芬几乎是费了十分大的克制力，才没有笑喷的，总算讲完了故事。见我不动声色，她急了，说不好笑吗，这么逗的笑话。我说好笑是好笑，可这个笑话太老了，听N遍了，实在配合不了你啊。安芬白了我一眼，说我还没有讲完呢。

“第二年他们亲热完，那个脑残的公海龟又忘记把人家翻回去。第三年他再来幽会时，发现母海龟带着一大群大大小小的龟仔在沙滩上嬉戏。公海龟一阵惊喜说：看来俺当爹了！可他一看，不对啊，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孩子，显然不全是自己的啊，就问：谁是我的孩子。母海龟说，我也不知道谁是你的孩子。公海龟就自作聪明地说：找到自己的孩子不难，只是需要时间，等他长大了跟女朋友约会，忘记把人家翻过来的一定是我的儿子。母海龟一听，冷笑着说：哼，告诉你吧，你忘记把我翻回去，后来每路过一个公海龟，看见我的白肚皮就过来上我一次，每次上完之后都忘记翻我回去，就这样我有了许多孩子。如今这个年代，会下种的男人遍地，人品好有责任心的男人绝种了。”

这次我忍不住笑了。安芬就说：“这次你总算配合了，但是配合得不对啊，你应该怒目圆睁，对我说，嗨，美女，不带这样骂人的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，我是遍地的那种？”我说。

“那你是绝种的那种了？”

我做了一个抽打她的动作。说你们北方人，祖祖辈辈给冻结在炕上，练就的全是唠嗑本领。

说完笑话，安芬给我倒上茶，并一再提醒我，每一次喝藤香

茶，都要带着一颗虔诚甚至迷信的心。“当着人生的一次初恋，”她这样描述，“尤其是你第一次品尝这种茶，就像第一次约会女孩，不，第一次去解一个陌生女孩的衣服扣子，把女孩翻在沙滩上，哈哈。噢，不对，应该是第一次去探究一个女孩的心思吧，那样，郑重，神圣，当一个人生仪式似的。”

她熟练地搅合着藤香茶。这种茶喝起来苦苦的，可是吞下去之后有好几种回味，很难说得清楚的复杂回味，感觉味蕾受到一种颠覆，的确让你产生莫名联想。我很想知道这种茶的具体来源，更想了解一点安芬所说的所谓致人奇遇，至少安芬应该举个我们以外的例子吧。安芬手压嘴唇，做了一个不许的动作，补充说：“孩子，不许贪心，先按照姐姐我设计的题目，讲讲你自己，然后才能从我这里换到你要知道的。”

大概在遇到我之后不到十分钟的时间，安芬就说，讲讲你自己吧。此后，我就像耳鸣一般，耳朵里老是嗡嗡地响着，时不时听到安芬喊我：“喂，你是谁？”

听到她这样问时，我掉头看她，她总是不再说话的样子。我有点迷惘。后来一想，也对呀，无缘无故的帮助，难道连一点对受助者的知情权都没有吗？我心里一定还是有些不安的，有些不过意啊。

于是，我说：“我自己？好啊，我是一个无名的画家，西画的那种，平时靠给出版社画插画为生的，哦，也许应该是个会画画儿的青年吧，不能算是家，这次从南方来参加一个颁奖活动。我有一幅画得奖了，一个不算大的奖，可这是我平生第一次……”安芬打断我的话，说，“不是啦不是啦，我对这些可不急着感兴趣，我要你讲讲你的恋爱啦，你谈过恋爱没有？现在有女朋友吗？她是南方人，还是北方人？她不会是上海人吧？我想象上海女人，都是白白胖胖的，微胖的那种，嘴巴很凌厉吧。有的话，你就讲讲啊。”

这把我吓了一跳。我说：“您是记者吗？是记者可我也没有什么八卦